



渤海怒涛

农村文艺丛书

渤海怒涛

· 渔民家史

昌黎县文化馆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石家庄

插图：林长庚

杨万富

康金祥

农村文艺丛书

渤海怒涛

渔民家史

昌黎县文化馆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2月第1版

197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统一书号 10086·339 定价 0.12 元

毛主席语录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出版者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形势一派大好。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蓬勃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文艺作品大量涌现。为了更好地贯彻出版工作“**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更好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我们将陆续出版供广大公社社员、农村基层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阅读的《农村文艺丛书》。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他们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方向，用各种不同的文艺形式，反映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写出了大量的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农业学大寨的作品，这是非常可喜的。《丛书》所选入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作品的出世是对刘少奇、林彪、孔老二所鼓吹的“天才论”、“灵感论”的批判，也是对诬蔑文化大革命后文艺创作“今不如昔”的谬论的有力回击！

这套《农村文艺丛书》，包括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故事、小小说、短诗选、家史、小戏选、儿童故事、歌曲和工农兵业余作者谈创作等多种。

由于水平所限，难免有缺点错误，望广大工农兵批评指正。

一九七四年五月

目 录

渤海滩上血泪仇	团林公社渔业队	郭子福(1)
渔民翻身全靠党	聂庄渔业队船长	聂金春(15)
三代渔民恨	赤洋口二村大队 第六队政治队长	孙贵信(25)
渔家恨	大蒲河公社大蒲 河大队渔民家属	刘福芬(34)
新旧社会两重天	团林渔业队保管员	王 云(48)
一只沾钩船	赤洋口一村大队 老 渔 民	肖维三(58)

渤海滩上血泪仇

团林公社渔业队 郭子福

我家祖辈住在昌黎渤海边的团林村。在旧社会，咱穷人想从海里捞口饭吃，真比登天还难。那个鬼世道，真是靠山山不吃人人吃人，靠海海不逼命人逼命啊！

家 破 人 亡

我家几代都是渔民。听爹说，爷在海上漂流了一辈子，血都让渔霸榨干了，头发没白就落下一身残疾，最后含恨死去。到爹这辈，又给赤洋口的大渔霸肖老耀没黑天没白日地卖了半辈子命，家里还是穷得经常揭不开锅。我记事的时候，全家八口人，有爹、妈和我们兄妹六个。爹一年到头挣不来几个工钱，苦日子全靠妈支撑。一天到晚妈给人家洗衣服做零活，买点米，煮点稀粥给我们几个年小

的喝，妈和哥哥姐姐光吃野菜。按说这就够苦了，可这样的苦日子也保不住。我七岁的那年夏天，一连下了十几天连阴雨，妈不能出去做活，立时就断顿了。我们怕妈难受，勒紧裤腰带不吱声。饿急了，吃点盐面儿，喝几口水，填填肚子。两个小妹妹不懂事，哭着跟妈要吃的。真揪妈的心哪！妈望着我们一个个皮包骨的模样，心疼得总流眼泪。正在这时候，隔壁姓郭的地主突然派人送来几升稗子，说是借给我们。妈知道地主老财都没好下水。想不借，又怕我们饿死。一咬牙，借了。几升稗子，吃不了几天，就光了。天还是不开晴。两岁的四妹子哭着让妈喂奶，妈哪里还有奶呀！只好说：“好孩子，别哭了，等你爹给咱挣米来，妈就给你们做粥吃”。我们问：“妈，爹啥时候回来呀？”妈说：“等着吧。”我们就整天蹲在门口，望着大海盼爹回来。盼哪，盼哪，盼了几天也盼不见爹的面。有一天夜里，爹真的回来了，浑身的泥水，一进屋便栽倒在炕上。妈瞪大眼睛问爹是咋回事。原来，爹从小受尽渔霸的打骂折磨，糟的满身是病。这几天一闹天气，就病倒了。肖老耀看爹没啥油水可榨，便要把爹打发了。爹跟他算工钱，姓肖的却说：“你白吃了这些天饭，还要工钱，不跟

你要饭钱就便宜了你！”爹跟他讲了几句理，肖老耀指挥狗腿子连踢带打把爹赶出来。妈是个火性人，听爹一说，立时气昏过去，好长时间才醒过来。打这以后，妈一病不起。她一病倒，我们更没了依靠，整天跟小燕一样守在妈的身边。我们多盼妈快点好了哇！可是妈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临咽气，妈颤抖着手，把我们招呼到她跟前，吃劲地对我们说：“孩子，妈实指望把你们拉扯成人，可妈活不长了。我死后，要听爹的话，好好照看四妹子，她……她太小哇……”听妈这话，我们吓得又哭又叫。爹撑着身子，望着妈喊：“孩子她妈，你可不能死啊！”妈嘴唇动了动，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四妹子伸着黄瘦的小手，哑着嗓子还在叫妈喂奶。她哪里懂得，妈再也不能答应她了！

穷乡亲们帮着埋了妈。这一家人咋过呀？十六岁的大哥只好去给一家船主行船打网。爹望着几个面黄饥瘦的孩子，咬了咬牙，让十四岁的大姐嫁了人；十岁的二姐送出去当了童养媳；把五岁的三妹卖给一个叫“牙硬王”的工头。

三妹听说把她卖了，抱着爹的大腿哭着说：“爹，我可不到他家去呀……”哪个都是爹的亲骨肉，可爹又有啥办法呢？只得含着眼泪对三妹说：“孩子，

在爹身边也得饿死，去逃条活命吧！……”就这样，三妹子哭叫着让人拉走了。

六个孩子只剩下我和四妹子，爹把卖三妹子的钱换来几斤米，熬点粥喂四妹子。两岁的孩子，整天整宿的哭着找妈，啥也不吃，生生哭瞎了两眼。日子不长，四妹子就被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生命。望着四妹子的小尸体，想想妈临死前嘱咐的话，我和爹都哭了。

在那暗无天日的世道，穷人遭灾遇难，有钱人趁火打劫。姓郭的地主又派人来逼那几升稗子的债。原来，这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地主，早就在我家两间破房上打了主意，那次把几升稗子送上门来借给我们，就是他设下的圈套。爹拿不出稗子还帐，狗地主就提出拿我们住的两间房抵帐。爹气愤不过，和他讲理，但在旧社会，谁给穷人作主啊！最后，这两间房还是被地主霸占了。爹的病好了一点，又给一家网东去扛工，只管吃，不给工钱。剩下我没人照看，就到大姐家暂且住着。一家人就这样被逼得家破人亡。

· 海 上 怒 涛

大姐家也很穷，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姐拉

扯着我过苦日子，一直熬到十岁。那年春天，我见大姐总偷着哭。就问：“大姐，你想妈了？”我这一问，大姐哭得更厉害了，我也哭起来。大姐告诉我：“头些日子，大哥听说三妹子在姓王的工头家受气，就跑到王家去看。见三妹子浑身是伤，脑袋上被打得生了疮，长了蛆，还整天让干这干那。工头家嫌她脏，晚上就让她睡在草棚里，眼看快折磨死了。三妹见了大哥，哭着拽住大哥的手要回家。……”

为这事，我难过了好几天，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过了几天，听说渔霸肖老耀网上雇人，我要去拉网，大姐不让我去。我说：“大姐，我要挣钱把三妹子赎回来！”大姐见我心硬，想想在她家也是挨饿，才含泪点了点头。

临上工，工头跟我讲了网上三条规矩：第一，年底论人定工钱；第二，伤死病亡一概不管；第三，不准误工。为了救出三妹子，我只好应下来。

那时，渔工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进了肖家门，稀粥一大盆，要想吃干饭，得等他家死了人。”

要说肖老耀的网上，真比虎穴还恶三分。一年

当中，就不知有多少穷苦渔工在这里丧了命。渔工们吃的还不如他家的猪食。晚上就睡在一个四面透天的破席棚里。开春的海风冷得很，冻得我浑身发抖，咋也睡不着。刚过半夜，工头就叫艖。稍微慢一点，狗工头上就是几鞭子。

渔霸拿小孩当着大人使，刚上工就让我往船上装网。装网时要蹚十几丈的水，春分前后，水凉得扎骨头。不几天，腿上就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再一沾海水，象刀子剜肉一样疼。一领网有千八百斤沉，六个人抬。我年纪小，压得直晃，只得咬着牙硬挺。日子不长，我的肩膀压肿，化了脓。杠子一挨就疼出一身汗，掺着脓血顺着前后胸直往下流。真是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渔工叔叔伯伯们见我压成这样，就背着渔霸工头不让我抬网，叫我背腰裹片^①，才算没被累倒。

一天，我正在拉网，不料脚正踩在一颗埋在沙子里的旧船钉上，疼得我“哎呀”一声，血立刻冒出来，我忙坐在地上擦血裹伤。正赶上肖老耀提着文明棍走过来，他耷拉着一个长满老蚧皮的窝瓜脸大骂起来：“穷鬼，叫你到这儿磨洋工来啦？”我气的直鼓肚子，瞪了瞪眼，不理他。不料狗渔霸举起文明棍狠狠朝我头上打来。我一闪身，正打在化脓

的肩膀上，疼得我差点昏过去。他刚想再打，正拉网的渔工们都站住，只听一个老渔工气愤地喊：“你为什么打他？”肖老耀怕耽误出网，迈着罗圈腿，骂骂咧咧地走了。

好容易熬到算帐的一天。我真恨不得一时把工钱领到手，去赎三妹子。当帐房先生念到我的名字时，一听，才给定七块钱，脑袋里“嗡”地一下。帐房先生拉着个公鸭嗓子又念到：“郭子福，扣咸菜两元；扣大接礼②两元；扣小接礼一元五；扣苫布③钱三元。下欠东家一元五角。”我一听完，咬了咬牙，心里想：“流了一年血汗，反倒欠下了债，狗渔霸真狠毒啊！”

满怀对渔霸的仇恨，我到新开口去找大哥。大哥听我诉完苦，想到三妹，决心凑钱去救三妹。这一年，大哥挣了几块钱，穷渔工们又帮了些忙，才好不容易把三妹子赎回来。为了能活命，就又把她送到一户穷人家做了童养媳。

一九三七年，我十五岁了。这年春天，肖老耀为了多从穷人身上榨取血汗钱，开网特别早。他怕渔工们闹事反抗，还勾来几个“保卫团”专门为他保镖。刚开春天冷，我的两条腿冻满了血口子，一沾海水象扎心一样疼。肖老耀这个狼心狗肺的东

西，出网时，偏要我去水里踩网脚子④。这天，我正在踩网，忽然左脚上象是挨了一刀，疼得我一下倒在海水里。渔工们赶紧把我抱到岸上。一看，原来是挨了扬鱼箭⑤，正穿在踝子骨上，鲜血直流。几个渔工急忙找来马粪给我熏⑥。不几天，踝子骨旁化了脓，左腿肿得跟柱子一样，站都站不起来。我只得躺在铺里。那时渔工得了病，渔霸不但不管，反而百般刁难。肖老耀整天不是骂我装病，就喊扣我的工钱。一天，他来查铺，见我躺在铺里，就问：“你还没呆够？”我一看他就恨得冒火，没好气地说：“还没好哪！”肖老耀嚷起来：“穷鬼倒娇嫩，你就一点不能动啦？”我又回了他一句：“不能！”他奸笑了一声，说：“你等着，肖二爷给你治治。”说完就走出去。我知道这小子要流坏水。果然，不一会儿，他拿着一个“蒜疙瘩”绳头象饿狼一样向我扑来，嘴里骂道：“来，二爷给你做顿‘疙瘩汤’⑦吃！”我看他要下黑手，忙挣扎着躲闪。这时候，幸亏渔工们收网回铺，肖老耀一见人多，才吓得溜了回去。

第二天，渔工们怕我一个人留在铺上吃亏，就让我跟大伙到网上去。收网回来，脚疼得我吃不下饭，浑身烧得象着火。一个老渔工给我拣来两条青

鱼片，让我烧一下吃粥。还没烧熟，肖老耀忽从身后走过来，嘴里大骂：“他妈的，敢偷老爷的鱼！”我瞪着他说：“我自己捞的！”他见我顶撞了他，更火了，说：“这海都姓肖！穷鬼想吃鱼，牙还没长齐！”说完，一把抢过我的饭和小鱼往猪圈里扔去。他还嫌不解气，又举起文明棍朝我头上打来，打得我两眼冒金星。这下子，我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再也忍不住，豁出去跟他拚了！我随手抄起身边半截棹杆朝他劈去。肖老耀吓得滚在地上，宰猪般嚎叫起来：“来人哪，快来人哪！”他一喊，倒把渔工们叫出铺来，人们都握紧拳头瞪着他。黑狗子保卫团也赶了来，肖老耀才爬出去钻进他住的后铺。

我怒火满腔，气得一宿没合眼，倒想出一个报仇的办法。第二天，我暗中找了几条腊头鱼^⑧，把肝挖出来，偷偷放到肖老耀的猪食里。黑天的时候，肖老耀五口大猪全被毒死了。我心里真比三伏天吃了凉冰还痛快。大伙也出了一口气。

这年夏天拆网，肖老耀借口海田不好，要给大伙缩工价。听到这个信儿，气得我们直咬牙，便暗地里商量，高低跟他碰一碰。

结帐那天，肖老耀坐在帐桌旁，一双贼眼溜来溜去。黑狗子保卫团也增多了，在他背后直戳着十几

个。我们心里明白，这是要给大伙个下马威。渔工们不理他这套，都暗暗做劲，看他究竟要给缩去多少。

帐房先生念出第一个渔工的名字，工钱缩去一半，又念第二个名字，仍是缩去一半。肖老耀好狠哪！吃人肉喝人血的家伙，把我们的卖命钱缩去那么多。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刚念到第三个渔工的名字，就听有人喊道：“这是要咱们的命，咱们不能答应！”一句话在渔工心里点起一把火，大伙象大海一样怒吼起来，“唵啦”一下子涌向帐桌，夺过帐本撕了个粉碎。肖老耀鬼一样嚎叫起来。这时候，有个歪鼻子保卫团朝渔工们开了枪。幸亏这颗子弹是个臭子儿，没伤人。我们满腔仇恨一古脑儿涌上来。一把揪住那开枪的家伙，拳头象雨点般朝他身上砸去。另外几个保卫团吓得屁滚尿流，跪在地下求饶。回头找肖老耀算帐时，没想到这小子早跑得没了影儿。

没打着肖老耀，渔工们不甘心，说：“肖老耀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总有跟他算帐的一天！”

参 加 革 命

一九四二年，我党开始在团林一带开辟工作。

自打肖老耀死后，我就给渔霸薛成惠的大网上扛工，有两个年轻人常到这里来。这俩人身体健壮，说话和气，专找我们穷苦渔工唠家常，慢慢熟了，才知是我党的工作干部。他俩向我们讲，渔民所以苦，是因为受渔霸的压榨剥削，要翻身求解放，必须团结起来和渔霸斗……这话真是说到我们穷渔工的心眼里。我觉着心里象是亮了一盏灯，跟渔霸斗更有了主心骨。

一九四五年，党领导我们渔工组织起来，成立了劳工会。和渔霸展开了长工价、增福利的斗争。渔霸薛成惠恨死了我们，他不敢明抗，却暗中玩花招，妄想破坏劳工会。

一天，薛成惠见了我，皮笑肉不笑地说：“子福哇，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别跟他们外乡人胡闹，没啥好处。你缺钱花就吱声。”我一听这小子是想收买我，破坏劳工会，气得直冒火。我说：“你别来这一套！谁跟你是乡亲？告诉你，不实行劳工会的条件没你的好处！”

当晚，我把这件事跟大伙一说，都恨得直咬牙。第二天就罢了艄。并宣布：不实行劳工会的条件就坚决不出海！

薛成惠的诡计落了空，只好乖乖地给我们长了